

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mfu.com

插图限量本

鬼吹灯之四 昆仑神宫

天下霸唱◎著

『插图限量本』

鬼吹灯· 昆仑神宫

天下霸唱◎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吹灯之四昆仑神宫/天下霸唱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0. 3
ISBN 978-7-5396-3356-5

I. 鬼… II. 天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0227 号

鬼吹灯之四昆仑神宫(插图限量本)

天下霸唱 著

出 版 人: 唐 伽

责任编辑: 岑 杰

选题策划: 千喜鹤文化·项竹薇

装帧设计: 柏拉图创意机构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71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970 × 650 1/16

印 张: 20.75

字 数: 260,000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96-3356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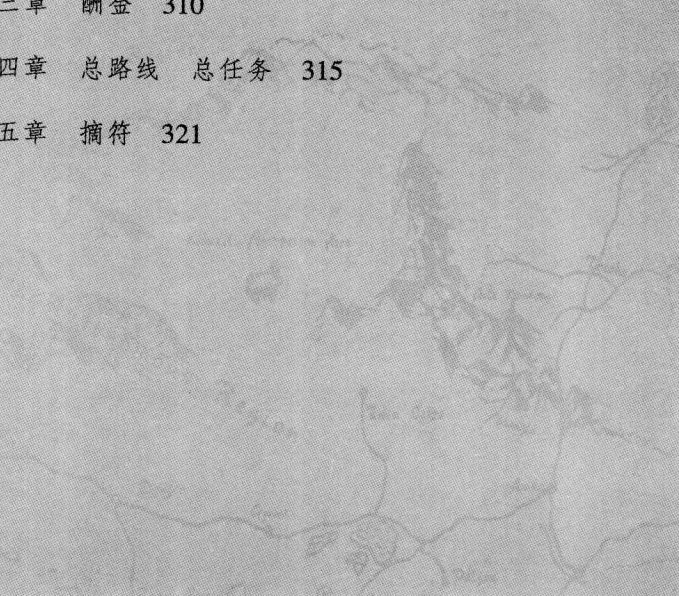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3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- 第一章 死亡收藏者 1
- 第二章 冰川水晶尸 7
- 第三章 发丘印 15
- 第四章 利涉大川 20
- 第五章 古格银眼 25
- 第六章 悬挂在天空的仙女之湖 29
- 第七章 轮转佛窟 37
- 第八章 夜探 46
- 第九章 B计划 56
- 第十章 本能的双眼 65
- 第十一章 走进喀拉米尔 73
- 第十二章 恐慌 81
- 第十三章 雪山金身木乃伊 93
- 第十四章 妖奴 101
- 第十五章 灵盖的诅咒 111
- 第十六章 先发制敌 119

- 
- 第十七章 乃穷神冰 127
- 第十八章 血饵红花 135
- 第十九章 蛻壳龟 148
- 第二十章 鱼阵 156
- 第二十一章 风蚀湖的王 164
- 第二十二章 牛头 172
- 第二十三章 X线 177
- 第二十四章 真实的恶罗海城 184
- 第二十五章 掉落 190
- 第二十六章 球虾 195
- 第二十七章 击雷山 206
- 第二十八章 白色隧道 212
- 第二十九章 黑暗的枷锁 218
- 第三十章 可以牺牲者 226
- 第三十一章 死亡倒计时 233
- 第三十二章 生死签 239

- 
- 
- 第三十三章 祭品 244
- 第三十四章 看不见的敌人 250
- 第三十五章 血祭 257
- 第三十六章 西北偏北 263
- 第三十七章 蛇窟 270
- 第三十八章 天目 277
- 第三十九章 刻魂 282
- 第四十章 由眼而生，由眼而亡 287
- 第四十一章 布莱梅乐队 297
- 第四十二章 还愿 304
- 第四十三章 酬金 310
- 第四十四章 总路线 总任务 315
- 第四十五章 摘符 321

死亡收藏者

回到北京后，我和 Shirley 杨分头行事，她负责去找设备对献王的人头进行扫描和剥离；分析十六枚玉环的工作，自然落到了我的头上。这事看似简单，实则根本没有可以着手的地方。这一两天之内，Shirley 杨那边就该有结果了，而我，想努力也没个方向，只好整天坐等她的消息。

这天，我正坐在院子里乘凉，大金牙风风火火地来找我，一进门见只有我一个人，便问我胖子哪去了。我说他今天一早把皮鞋擦得锃亮，可能是去跳大舞了。这个时间当不当正不正的，你怎么有空过来，潘家园的生意不做了吗？

大金牙说：“胡爷，这不是想找你商量商量这事嘛。今天一早刚开市，就来了一百多雷子，二百多工商，反正全是穿制服的，见东西就抄，弟兄们不得不撤到山里打游击了。”

我奇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上上下下的关节，你们不是都打点好了吗？”

大金牙说：“甭提了，这阵子来淘东西的洋人越来越多，胡爷你也清楚，咱们那些人摆在明面上倒腾的，有几样真货？有某位比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友人，让咱们那一哥们儿当洋庄给点了。点给他一破罐子，说是当年宫里给乾隆爷腌过御用咸菜的，回去之后人家一鉴定，满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严重伤害了这位著名国际友人对咱们友好的感情，结果就闹大了，这不就……”

我对大金牙说：“咱们在那无照经营，确实不是长久之计，不如找个好地点盘个店，也免得整天担惊受怕。”

大金牙说：“潘家园打野摊儿，主要是信息量大，给买卖双方提供一

个大平台。谁也不指着在市面上能赚着钱，都在水底下呢，暗流涌动啊。”

我又问大金牙瞎子怎么样了，怎么自打回来就没见过他。大金牙说瞎子现在可不是一般牛了，自称是陈抟老祖转世，出门都有“拨了奶子”^①接送，专给那些港客算命摸骨，指点迷津什么的。那些人还他妈真就信丫的。

我跟大金牙边喝茶边侃大山，不知不觉日已近午，正商量着去哪撮饭，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。我心想可能是 Shirley 杨回来了，打开院门，却是个陌生人。来人油头粉面，语气极为客气，自称阿东，说是要找王凯旋王先生。

我说你不就是找那胖子吗？没在家，晚上再来吧。说着就要关门，阿东却又说找胡八一胡先生也行，我不知来者何意，便先将他请进院内。

阿东说他是受他老板委托，请我们过去谈谈古玩生意。我最近没心思做生意，但大金牙一听主顾上门了，便撺掇我过去谈一道。我一看大金牙正好随身带着几样玩意儿，反正闲来无事，便答应阿东跟他过去，见见他的老板。

阿东把车开来，载着我们过去。我心中不免有些奇怪，这个叫做阿东的人，他的老板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址的？然而问阿东那位老板是谁之类的问题，他则一律不说。我心想他妈的，肯定又是胖子在外边说的，不过，去谈一道也没什么，没准还能扎点款。

阿东开车将我们带到了个幽静的四合院前。我跟大金牙一看这院子，顿生羡慕，这套宅子可真够讲究的，走到屋内，见檀木架子上陈列着许多古香古色的玩器。我和大金牙也算是识货的人，四周打量，就知道这儿的主人非同小可，屋里摆的都是真东西。

阿东请我们落座，他到后边去请他老板出来。我见阿东一出去，便对大金牙说：“金爷，瞅见没有？珐琅彩芙蓉雉鸡玉壶春瓶、描金紫砂方壶、斗彩高士杯，这可都是宝贝，随便拿出来一样扔到潘家园，都能震倒一大片。跟这屋里的东西比起来，咱们带来的几件东西，实在没脸往外拿呀。”

大金牙点头道：“是呀，这位什么老板，看这气派不是一般人啊，为

^① 即波罗乃兹，波兰的一款老车。

什么想跟咱们做生意？咱们这点东西人家肯定瞧不上眼。”

我突然在屋中发现了一样非常特别的东西，连忙对大金牙说：“中间摆的那件瓷器，你看是不是有点问题？”

大金牙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，走到那瓷器近前端详起来。那是一只肥大的瓷猫，两只猫眼圆睁着，炯炯而有神采，但是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名窑出来的，做工上也属平平，似乎不太符合这屋内的格调。瓷猫最显眼的是它的胡须，不知为什么，这只瓷猫竟有十三根胡须，而且是可以插拔活动的，做工最精细的部分都集中在此。大金牙忽然想起什么，扭头对我说：“这是背尸者家里供的那种，十三须花瓷猫。”

在湘西等地山区，自古有赶尸背尸两种营生。其中“背尸”是类似于盗墓的勾当，背尸的人家中，都会供这样一只瓷猫。每次勾当之前，都要烧一炷香，对十三须花瓷猫磕上几个头，如果这期间，瓷猫的胡须掉落或折断，是夜就绝对不能出门，这是发生灾难的预兆。据说万试万灵，在民间传得神乎其神。现在背尸的勾当早已没人做了，我们曾在潘家园古玩市场见过一次这种东西。

在京津地区，从明清年间开始，也有外九行的人拜瓷猫。那些小偷儿家里就都供着瓷猫，不过那些都是九须，样式也不相同。“十三须”只有湘西背尸的人家里才有，这种习俗出自哪里，到今时今日，已无可考证了。

我一见这只“十三须”，立刻便想到：“此间主人，大概其祖上就是湘西巨盗，专干背尸翻窑子的勾当，否则怎么会如此阔绰。”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，我急忙对大金牙使个眼色，就当什么都没见到过，静坐着等候。

请我们来谈生意的这位老板，是位香港人，五十岁出头，又矮又胖，自称明叔，一见到我就跟我大套近乎，说什么以前就跟我做过生意。

我绞尽脑汁也没想起来以前跟他做过什么生意，后来还是明叔说出来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和胖子那第一单蛾身螭纹双鬃壁的生意，是同天津一个开古玩店姓韩的少妇做的，她就是明叔包养的情妇。

我想不明白他怎么又找上我了，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问题，还是少惹麻烦为上，打算尽快让他看完大金牙带的几样东西，然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了。于是对明叔说：“老爷子，不知道您怎么这么抬举我们，大老远把我们接过来。我们最近手头上还真是没什么太好的玩意儿，就随便带了几

样，您要是看得上眼，您就留着玩。”说完让大金牙拿出几样小玩意儿让他上眼。

大金牙见是港农，知道有扎钱的机会，立刻满脸堆笑，从提包里取出一个瓷瓶，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：“您上眼，这可是北宋龙泉窑的真东西。”

明叔一听此言，也吃了一惊：“有没有搞错啊，那可是国宝级的东西，你就这样随随便便装在这个包里面？”

大金牙知道越是在大行家面前，就越要说大话，但是要说得跟真的一样，你把他说了，他就会信你的话，而开始怀疑他自己的眼力了。大金牙对明叔说：“您还不知道呢吧？您看我镶了颗金牙，我们家祖上是大金国四狼主金兀术，我就是他老人家正宗的十八代嫡孙。这都是我们家祖宗从北宋道君皇帝手里缴获来的，在黑龙江老家压了多少年箱子底，这不都让我给翻腾出来了么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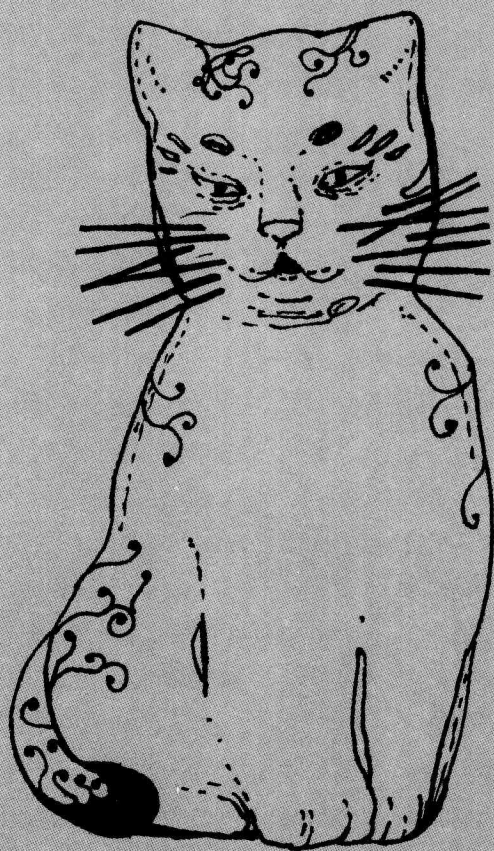
明叔却并没上当，不理大金牙，单和我讲：“胡老弟啊，你们有没有真正的好东西啊？如果你不缺钱，我可以用东西和你交换嘛，我这屋里的古玩你看上边个（粤语，哪个），你就尽管拿去好了。”

我心想他这明摆着话里有话，请我们来是有的放矢。不过我从云南带回来的东西，都有大用，便是给我一座金山，我也不能出手。既然这样，就别藏着掖着了，于是把话挑明了，直接告诉明叔，我们那最好的东西，就是这件龙泉窑，虽然是仿的，但是还能过得去眼，愿意要就要，不要我们就拿回去，到时候你后悔了，我们可管不着。

明叔笑了笑，拿起茶几上的一本相册，说是请我看看他在香港的收藏品。我翻了没几页，越看越怪，但是心中已然明了，原来这位香港来的明叔，是想买一面能镇尸的铜镜。肯定是胖子在外边说走了嘴，这消息不知怎么就传到明叔耳朵里了，他以为那面古镜还在我们手上，并不知道其实还没在我手里焐热乎就没了。

我问明叔道：“你收藏这么多古代干尸做什么？”

十三须花猫



那是一只肥大的瓷猫，两只猫眼圆睁着，炯炯而有神采。
瓷猫最显眼的是它的胡须，不知为什么，这只瓷猫竟有十三根胡须，而且是可以插拔活动的。

冰川水晶尸

明叔给我看的相册，里面全是各种棺木，棺盖一律敞开，露出里面的干尸，年代风格皆不相同。有的一棺一尸；也有两尸侧卧相对，是共置一棺的夫妻；更有数十具干尸集中在一口巨棺之中，外边都罩有隔绝空气的透明柜子。说是私人收藏，则更像是摆在展览馆里的展品。

我问明叔这些干尸是做什么的。有人收藏古董，但是真正的“骨董”想不到也有人要。以前倒是听说过新疆的干尸能卖大价钱，但是收藏了这么多，还真是头回得见，真是大开眼界。

明叔说国外很多博物馆专门购买保存完好的古尸。这些尸体是一种凝固着永恒死亡之美的文物，其中蕴涵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。

明叔对我说胡老弟你既然看了我的藏品，是否能让我看看你从云南搞到的镇尸古镜？价钱随你开，或者我这里的古玩你中意哪件，拿来交换也可以。

我心中暗想，这位明叔是个识货的人，或许他知道那面铜镜的来历也未可知，不如套套瓷，先不告诉他那面古镜早就不复存在了。于是问明叔，这镜子的来历有什么讲头没有。

明叔笑道：“胡老弟还和我盘起道来了，这面铜镜对你们没什么用，对我却有大用，世间辟邪之物莫过于此了。说起来历，虽然还没亲眼看到过，但当时我一听古玩行的几个朋友说起，就立刻想到，一定是先秦以前的古物，绝不会错。秦始皇就是法家，这个你们应该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”

我只记得“文革”时有一阵是“批儒评法”，好像提到过什么法家学说，具体怎么回事完全搞不清楚，只好不懂装懂地点了点头。大金牙在旁说：“这我们都知道，百家争鸣时有这么一家，是治国施政的理论，到汉

代中期尊儒后就绝根儿了。”

明叔继续说道：“当着真人，不说假话，那面能镇尸辟邪的铜镜，就是法家的象征之物，相传造于紫阳山，能照天地礼义廉耻四维。据记载，当年黄河里有鳌尸兴风作浪，覆没船只，秦王就命人将此镜悬于河口，并派兵看守。直至秦汉更替，这古镜就落到汉代诸侯王手中了，最后不知怎么又落到云南去了。能装在青铜椁上克制尸变的古镜，世间绝无第二面了，你把它匀给我，我绝不会让你吃亏。”

我听了个大概，心里虽然觉得有些可惜，但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。价钱再合适，奈何我手里没东西，便对明叔直言相告，我这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古镜，那都是胖子满嘴跑火车，他在前门说的话，您就得跑八宝山听去。

说完我就要起身告辞，但是明叔似乎不太相信，一再挽留，只好留下来吃顿饭。明叔仍然以为我舍不得割爱，便又取出一件古意盎然的玉器，举在我面前。我一打眼就知道这不是什么俗物，看他这意思是想跟我“打枪”（交换）。做我们这行的有规矩，双方不过手，如果想给别人看，必须先放在桌上，等对方自己拿起来看，而不能直接交到手里，因为这东西都是价值不菲的，一旦掉地上损坏了，说不清是谁的责任。

明叔既然握在手里，我便不好接过来，只看了两眼，虽然只有小指粗细的一节，但绝对是件海价的行货，在此物旁边，便觉得外边的炎炎暑热全都荡然无存了。

大金牙最喜欢玉器，看得赞不绝口：“古人云，玉在山而木润，产于水而流芳。这件玉凤虽小巧，但一拿出来，感觉整个房间都显得那么滋润，真令我等备觉舒爽。敢问这是唐代哪位娘娘戴的？”

明叔得意地笑道：“还是金老弟有眼力啊，边个娘娘？《天宝遗事》虽属演义，但其中也不乏真材实料，那里面说杨贵妃含玉咽津，以解肺渴，就是指的这块玉嘛。这个材料是用一块沉在海底千万年的古玉雕琢，玉性本润，海水中沉浸既久，更增其良性，能泻热润燥，软坚解毒，是无价之宝啊，也是我最中意的一件东西。”

大金牙看得眼都直了：“自古凡发冢见古尸如生，其腹口之内必定有大量美玉。从粽子里掏出来的古玉都价值连城，更何况这是贵妃娘娘日常

含在口中的……”说着话就把脖子探过去，伸出舌头想舔。

明叔赶紧一缩手：“有没有搞错啊，现在不可以，换给你们后，你愿意怎么舔就怎么舔，你就是天天把它含在嘴里，也没有问题的啦。”

明叔见我不说话，以为价码开得不够，又取出一轴古画，戴上手套，展开来给我们观看。他又对我说，只要你点个头，那深海润玉，加上这卷宋代的真迹《落霞栖牛图》，就全是你的了。

我心想这明叔好东西还真不少，我先开开眼再说，于是不置可否，凝神去看那卷古画。我们这伙人平日里虽然倒腾古玩，但极少接触字画，根本没见过多少真迹，但这些年跟古物打交道，对这种真东西有种直觉，加上在古墓里也看过不少壁画，一看之下，便知道十有八九也是件货真价实的“仙丹”（极品）。

整幅作品结构为两大块，斜向切入，近景以浓郁的树木为主，一头老牛在树下啃草，线条简洁流畅，笔法神妙，将那老牛温顺从容的神态勾勒得生动传神；中景有一茅舍位于林间；远景则用淡墨表现远山的山形暮霭。远中近层次衔接自然，渲染得虚实掩映，轻烟薄雾，宛如有层青纱遮盖，使人一览之余产生了一种清深幽远、空灵舒适的远离尘世之感。

明叔说，到了晚上光线暗淡下来，这本在树下吃草的牛便会回到草舍中伏卧安睡，这是不可能多得的珍品。

我当即一怔，这画虽好，但是画中的牛会动，那未免也太神了。以前听说过有古玩商用两张画蒙人的，画中有个背伞的旅人，一到下雨，画中的伞就会撑开，其实是两张画暗中调换，不明究竟的以为是神物，这张《落霞栖牛图》怕也是如此。

而明叔当即遮住光亮，再看那画中的老牛，果然已卧于草舍之旁，原本吃草的地方空空如也，我大吃一惊，这张古画果是神人所绘不成？

明叔却不隐瞒，以实相告，这画中用了宫中秘药染过，故有此奇观。就算没有这个环节，这幅《落霞栖牛图》也够买十几套像样的宅子了。

明叔又拿了两样东西，价码越开越高，真是豁出了血本，看来他必是久欲图之了，见我始终不肯答应，便又要找别的东西。

我对明叔说：“我们今天算是真开了眼了，在您这长了不少见识，但实不相瞒，那面法家祖师古镜，我的确拿了，但是出了意外，没能带出来，

否则咱们真就可以做了这单打枪的生意。您下这么大血本换那面古镜，难道是府上的粽子有尸变之兆？如果方便的话，能不能跟我们说说，我倒知道几样能制尸变的办法。”

我又对明叔说：“我看咱们之间也没必要有什么顾忌了，都是同行。您那摆着的十三须花瓷猫是湘西背尸人拜的，既是如此，一定也明了此道，难道会没有办法对付尸变吗？”

明叔大概也明白，已经开出了天价，再不答应那是傻子，看来确实是没有东西，无奈之余仍是留我们吃饭，喝了几杯酒，明叔就说了事情的原由。

明叔的祖上确实是湘西的背尸者，“背尸”并不是指将死人背在身后扛着走，而是一种盗墓的方式。刨个坑把棺材横头的挡板拆开，反着身子爬进棺内，而不敢面朝下，做的都是“反手活”。这些神秘诡异的规矩，也不知是从哪朝哪代流传下来的，明叔家里就是靠这个发了横财，后来他爹在走马岭背尸的时候，碰上了湘西尸王，送掉了命，最后一代背尸者，就在那里画上了句号。明叔因为家财万贯，而且没传下来祖上的手艺，便到南洋做起了生意，最后定居在香港。

后来就开始倒腾干尸了，沙漠、戈壁、高山、荒原中出土的干尸，若是有点身份，保存完好的，扣上个某某国王、某某将军、某某国公主的名号，便能坐地起价，一本万利，比什么都赚钱，下家多是一些博物馆、展览馆、私人收藏者之类的，当然都是地下交易。

前不久一家海外博物馆来找明叔谈生意，他们那里有本从藏地得到的古代经卷，里面记载着一位藏地魔国公主死亡的奇特现象。她因为一种奇怪的疾病而死，死后变成了一具冰川水晶尸，被认作是神迹，便用九层妖楼将她封埋在雪山上。经卷里甚至还提到了一些关于墓葬位置的具体线索。

这是一单最大的生意，但据明叔收集到的情报来看，这具千年冰川水晶尸性属极寒，阴气极重，如果没有藏传供奉莲花生大师的灵塔，普通人一旦接近就会死亡。对付那种东西，其余镇尸的物件怕是全派不上用场了，想来想去或许用那面古镜才有可能将她从九层妖楼里背出来。

我和大金牙还是头回听说这个名词，湘西尸王的传说倒是听闻已久了，究竟什么是冰川水晶尸？比那湘西尸王如何？

我听明叔所说的内容竟是和藏地魔国有关，当即便全神贯注起来。九层妖楼我曾经见过，就是个用方木加夯土砌的墓塔，那是塔藏的雏形。魔国的什么公主倒没听说过，也许明叔的情报有误，也说不定就是“鬼母”一类的人物。僵尸里最凶的莫过于湘西深山里的尸王，据说百年才出现一次，每次都是为祸不浅，冰川水晶尸是否类似？

明叔说完全不同，雪山上的冰川水晶尸是被人膜拜的邪神，从里到外，水晶化的尸体全世界独一无二，所以才不惜一切代价想把它搞到手。但这种远古的邪恶之物，怎能轻易入阳宅？

香港南洋等地的人，对此格外迷信。明叔倒腾的干尸，有不少是带棺材成套的，每经手一个，都要在棺内放一根玉葱，取“冲”字的谐音，以驱散阴邪不吉的晦气。

至于冰川水晶尸，与其说是具古尸，更不如说是邪神的神像，所以想用法家祖师镜这种神物来镇宅，否则即使从雪山里把尸体挖掘出来，也没胆子运回去。西藏那种神秘的地方，很多事难以用常理揣测，谁知道会有什么诅咒降临到头上。既然古镜没了，只好再找其他的东西，一旦有了眉目，明叔就要组队进藏，按照经书中的线索，去挖冰川水晶尸。这单生意太大，明叔要亲自督战，盯着别让手下把古尸弄坏了。

11

至于组队进藏的事，到现在还没什么合适的人选，明叔希望我能一同前往，如果能有几位摸金校尉助阵，那一定会增加成功系数。

我并没答应下来，心中暗自盘算，原来明叔下这么大的血本，还不光是图一面古镜，还想让我们出手相助。目前有几个疑问，明叔是怎么知道我们从云南发现了一面古镜？他应该知道我和胖子是倒斗的，但是他并不知道我们是戴着摸金符的摸金校尉，难道这些都是胖子说出去的？

这么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明叔根本不认识胖子，也没跟他谈过话，明叔说是有位算命的高人，真是堪称神术，全托他的指点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明叔得知潘家园传出消息，说是有面古镜被人在云南发现了，四处打探下落无果，就找一个自称陈抟^①转世的算命替者，请他点拨点拨，看能否知道

① 陈抟（？~989）为五代宋初著名道教学者，字图南，自号“扶摇子”，史称陈抟老祖。